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貴州通志卷三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張曾秀

貴州通志卷三十七

藝文

狀　頌　贊　箴　銘　書　論　解　考

唐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柳宗元

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毎降鴻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

守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以負荷
先志報効殊私以慚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
勅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加殄滅
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任答百
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盡於微誠
儻不墜於遺烈

明

嘉瓜頌　　王訓

明受天命奄有萬方貞元會合君明臣良維皇繼
統景運彌昌至和協通發為嘉祥南國之臺園有
瓜瓞綿綿其蔓澤澤其葉和氣長養瑞氣凝結兩
實並蔕六本同列含英吐芳藴秀流香金膚玉質
雪水氷㶟形圜而直色正而黄臺臣稽首獻於明
堂曰此嘉瓜我朝之瑞肇自高皇龍興草昧適當
其時風雲慶會今我聖君德侔功配仁風化雨洽
於邇遐天人交感得此休嘉再産斯瑞視昔有加

實由天眷壽我國家至治之祥太平之效天子萬年永綏億兆小臣頌歌以繼舞蹈

金芝頌有序　曹文緯

余誦黔記其凱播之秋中丞園東金芝生焉踰年苗平芝之生如故感而曰有開必先植物得之故西域貢誠漢武致石榴於異國而靈根遐敷東吳銜命魏祖樹朱櫥於雀園而華實不就以彼花卉徼者耳植之尚有榮瘁矧乎其不世之瑞無根而茇

者哉且其生惟七月古者以是月命將選士專征不義又其附麗惟李李者理也此言兵刑得其理則祥符協應其較著者也小子不敏目擊蕃祉敢稽首而獻頌曰乾始儲精景星慶雲坤維錯彩指佞莢蓂惟德馨香感於神明矧兹金芝惟國上珍商嶺徒慕謝階空陳含生稟和襲祉幾何自根自本並育並栽色暉玉李光映朱柯六英璀燦五色婆娑初疑維摩披衣向座吸日服氣噓霞成唾又

訝美人含情對居紅吐夭桃素凝芙蕖我聞衡論
實惟神草其氣馥郁其精瑩皎蕙蘭讓質蘅杜遜
藻荃蓀俛首金光失寶間生不多邊徼益少在漢
武皇產於齋房彼惟單植曷雙呈祥歷世孝宣誕
生函殿孰如今日亙歲爭艷問生何自想移仙家
金莖玉葉三秀奇葩問出何為以彰有德蕩播犁
苗中丞大業元老壯猷欃槍斯滅共武南陲奏功
北闕上帝汝臨草木可格白露為霜瑞芝於赫士

庶傳誦縉紳銘碣慚予不文續貂揚烈

國朝

黔省慶雲嘉禾苗蠻歸順頌　　王士俊

黔省禹貢荊梁之域離京道里七千六百有奇欽

惟

皇上至誠之心至聖之德中和純粹之氣上蟠下際之

光如乾道流行何分遐邇如坤厚載物不隔山川

至於蠢爾苗蠻妄思梗化固屬

睿慮周詳廟算夙定者也臣士俊於雍正七年八月十七日奉署撫臣檄行知照恭悉黔省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慶雲凡七見梅岑黑苗抗拒王師忽覩慶雲騰現輒合掌輸誠古州口月數寨亦接踵效順此皆鴻濛開闢以來其人未通聲教其土未入版圖良由

皇上敬

天而天瑞聿昭知人而人謀咸當所以銷甲兵之氣象為

日月之光華太和致祥百穀豐稔化瘠為腴嘉禾偏產猗歟盛矣臣伏稽史記云卿雲見喜氣也古今注云黃帝擒蚩尤於涿鹿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花葩之狀尚書大傳云周時有禾各莖而同生周公曰天下其和一乎已而越裳重九譯來朝然則驗之史冊慶雲嘉禾之瑞固帝王赫聲濯靈遐方讋服之象也臣以為黑苗種類雖性頑獷僻猶附黔楚內地茲上瑞疊形普天光照意必天戈所

指掃清殊域來享來王為萬年寧謐之兆且堯舜之世苗民逆命舞干羽而有苗格故堯時嘉禾生舜時慶雲見今

皇上至誠感神符於堯舜

天於苗衆先示感應之機

皇上即謙讓未遑而

天心篤愛已合五帝三王盛德大業而為一人矣宜付史館煕耀萬古豈不㬇哉臣黔人也既恭慶受天之

祐復私章本籍人民享億萬載太平熙皡之樂故

踴躍歡忭而肅為之頌曰

皇天眷命景運昌

聖人首出萃百祥三裔五慶在日旁同本異穗嘉禾穰

黔之山兮煥其章黔之水兮爛其光黔之人兮樂

且無央不煩一矢啓苗疆彼蒼垂象兮孰敢當膺

功超軼古帝王四方來賀天威揚

帝曰俞哉毋怠荒恭己南面垂衣裳文恬武熙播萬方

日際月竁走緹驪自天中之寶祚長小臣獻頌兮曰父母之邦

明

天馬贊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坑在兩山中泓渟奫潫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豊土人立柳坑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

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葢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茭而節宣之曁産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坑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髙九尺尾之髙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韉勒不

可近近輙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勑典牧副使臣髙敬囊沙四百觔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馬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

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土人要當為不
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
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
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
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
周書有云不寶異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
殆盡將圖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

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葢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兹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熒蛟龍升靈淵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太一翕聚通精靈龍髯盈鬛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

血霞流頳振鬛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
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寧真龍
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瑶京皇
風清皇道貞皇威明𣲖𣲖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
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
年徒用兵

明

太守箴　　劉之龍

維明運昌萬里職方貴山富水咸入版章建邦置守肇於莊皇守稱牧伯古並諸侯秩二千石下邑綴旒朱旛熊軾五馬優游名父杜母漢為循吏渤海潁川蒸蒸平治五袴歌成兩岐麥瑞河北渡虎合浦還珠蒲鞭化洽竹馬信孚甘雨隨車卧轍載塗帝咨民艱實重師帥豈以遐荒德澤疏窒眼前赤子鄉鄰同室烏言卉服上世淳風帶牛佩犢化導之功夙夜匪懈其政自通畏彼四知堅此素節

一鶴相隨懸魚比潔酌泉而爽勿淄於涅東海嚴
卿晉陽臧彪德讓君子鸞鳳其儔惟胞惟與痌瘝
噢咻三代斯民直道無斁何武去思冦恂願借一
體惟懷誰其有隅我思古人視履不愆子況異等
文翁育賢休聲浹兹吏治斡旋噫嘻小子麟符斯
辱畫諾是資素餐惟跼爰疏鄙箴誦言司僕

明

德禮堂銘　程爀

德無常師敬以持己禮有定體宜民而已賢哉印岡德禮名堂道之齊之嘉言孔彰吾奚以禮吾奚以德先聖後導前修維則

崇正堂銘　劉丙

維正伊始無極之真清濁既判正由以名惟氣之正人乃有形惟理之正與心俱生惟心之正在意惟誠惟學之正必理是明言以正發動以正行仕以正進功以正成事君而正君以安業治民而正

法無變更秉正而生固爾之亨使斃而正死亦爾

輕卓哉孔孟正學以宏嗣是而正紹於周程張朱

繼作皆以正名寥寥影響誰抗斯旌懿兹南楚千

里專城崇正有院翼翼崢嶸祀彼先哲爰集俊英

惟正是學若見牆羮夙夜匪懈以紹芳聲已正人

正天下以平豈媒利禄徒弋簪纓我思崇正以求

稱情

建神武祠碑銘　郭子章

炎漢日落皇綱幾絶天生虎臣為萬人傑蒲坂降
神桃園歃血龍從豫州鴈行諸葛辭曹歸劉燭旦
植節美髯桓桓雄武揭揭批郤陷堅雷轟電掣吳
兒效氣老瞞褫魄鼎足方峙天柱遽折魂遊窅曶
靈自光烈靡地不祀靡人不德嗟嗟黔陽雜揉漢
夷夜郎不虔煽毒邊陲予小子章肅將天威王赫
斯怒嘿護囍危假夢告猶馮乩賦詩斬關拔砦巽
我王師兎穴既掃邊庭乃犁東市絷卓南粤獲嘉

邊甿安堵將士偃旗功在社稷誰其疇之疇之維
何祠瓶神武金相玉質儼然射圃聖賢可親心目
可睹精靈如在竊比尼父盤江湯湯貴山膴膴廟
貌維崇永奠兹土綏厥戎蠻懾彼豺虎勒石千秋
銘勲萬古聿昭神貺以篤國祜

平播銘有序　　　　江盈科

今上辛丑春不佞科以使事弭節黔中則聞黔父
老談師滅播其功甚鉅其為德於黔甚厚以為中

丞郭公與直指宋公再造我黔非尸祝貌祀無以稱黔人報塞之意而予楚人也乃其佩德有不下於黔之人者無以為報則譔黔師平播銘與黔父老共圖永永比於江漢歌棠峴山勒石可乎按播酋之始發難也禍中於黔凡數四初犯飛練次犯東坡又犯龍泉黔之將帥為魚肉者二十人健兒戰卒殲滅幾盡元元之血塗野草骨掩蓬蒿者不下萬餘中丞郭公受推轂之遣自江以東星馳而

西至則衆所部兵不滿五千爲金稱是乃焦勞愁思語宗公曰無米求炊巧婦不能將奈之何宗公曰爲今之計但有上告天子請兵食救此一方民爾用是披肝瀝血連疏富宁益情切於諸葛泣慘於包胥廟堂之上爲之感動請兵予兵請餉予餉又不足而請益兵益餉又復與益兵餉旣集公與宋公進在事諸大夫晝夜籌畫愼擇將領宿重兵省會其餘險要多寡分布根本旣實分遣所部凡

八萬人屬總戎李公統率以往援桴而誓曰毋怯毋躁毋中餌毋蹈伏毋殺降毋競功忠亦所激三軍用奮踴躍前驅一戰而抵旋水再戰而拔髙囤烏江受挫士氣彌厲及三戰四戰以至八戰連破險崖直抵賊庭楚蜀之師十道併入酋遂計窮雉經以死妻子為虜葢出師僅六閱月而楊氏八百年宗社蕩為丘墟二千里之地之民久染夷風者一旦裂為郡邑比中原版圖之域明天子藉以抒

西顧之憂既已銘功鍾鼎紀績太常矣方其功之既成也人但知二公成功之鉅而不知二公成功之難但知二公之為功於黔者與楚蜀鼎而不知二公之成功於黔者其難於楚蜀不啻倍蓰但知二公之功黔民是賴而不知二公之餘功其覆庇楚蜀者無以異於覆庇黔中夫其知者不待言矣其所不知者何也葢自飛練之後黔中銳卒盡剷於播無復敢鬬之志則振起之難又播之與國夙

若漢文網而與酋世媾則解散之難此其難難在黔若夫廟堂所責備者三方之師併力滅播而楚號大國蜀號沃野物力之饒足給軍興又武昌城都去播千里我得從容定策不虞不備黔則彈九之地居恒仰給楚粤有如稱貸而貴筑去播不二百里酋朝遣一將越宿抵城下腹猶果然是剥床之災也夫黔與楚蜀所肩之任同所挾之具異安得不難公與宋公不以其難者自諉矢志發憤吐

一腔之血以激三軍之師自大將至卒伍靡不感泣願效死命二公復相與議曰將士用命而又有為賊用命者與國是也於是曉以大義悟以赤衷使酋之與國不為酋用為我用不但形為我用實心為我用而後我之神氣日張賊之膽氣日奪區區彈丸貴筑不敢一矢相加益黔乃能完而因以其自完者摧播無完播矣顧黔雖彈丸乎而於蜀為内援於楚為西蔽黔既完矣賊欲引兵而北則

虞黔之搗其穴出而無與歸也而不敢北欲引兵而東則虞黔之尾其後往而不可繼也而不敢東賊不敢北乃有完蜀賊不敢東乃有完楚夫能完黔又能完蜀完楚茲其功豈獨黔人擅哉假令公與宋公無術以振積衰之士而令韓魏之交合我乃外樹敵國内殺兵勢且無完黔而賊且突而北突而東又安得有完蜀完楚如今日乎此何但黔父老緦緦然懼報塞之難是蜀與楚何人不當報

塞又何人報塞萬一也者即科處楚西徼所為得安夆讋與今日擁車騎中儼然漢官威儀非仗二公之功其能然哉則夫譔銘鐫石其安能已是役也中丞郭公直指宗公實尸之總率三軍實為元戎李公應祥而左監軍楊憲長寅秋右監軍張少叅存意藩司應左伯存卓郭大叅廷良王大叅邦俊梅少叅國樓張少叅文奇梁少叅銓臬司易憲長登瀛尤憲副錫類洪憲副登源路憲副雲龍陳

憲副與相表憲副應文外歷戎行内贊幃幄備殫心力都司王納忠張秉忠登陴率衆用固我圉賊不敢窺副總戎陳寅陳良玭叅戎朱鶴齡都司徐成躬率士卒衝冒矢石擒滅巨寇貴陽郡守劉冠南守貳徐庭綬别駕夏懶先後在郡拊循疲民調攝元氣其他裨將以下不可勝紀要之羣材集大厦植夫惟公與宋公愼簡而器之併力濟事克襄大亂樹兹偉伐其詳具中丞叙功疏中科特志其

大者因拜手稽首而為之銘銘曰播酋欺君亂天紀敢奮螳臂稱禍始綦江流血成海水貴陽三鎮被屠戮十家流離九家哭全黔危若几上肉郭公單騎來秉節日與直指共商決誓滅此虜甘飲血一腔忠義激三軍怒氣勃發勝風雲各務斷脰除妖氛烏江青蛇號天險百二重關次第斬賊勢窮蹙如被魘闔門縱火雉經死纍纍就縛妻與子捷書飛報龍顏喜荒徼一旦歸職方介鱗盡化為衣

裳乾坤重闢日重光麒麟合入功臣譜英雄鬚眉
照今古伏波銅柱安足數吁嗟乎伏波銅柱安足
數

文筆洞紀功銘　　戴熺

三山苗為思銅患者歷年多不可記矣萬歷甲寅
冬因兩臺鈌彼醜謂大兵難動益肆匪茹居民苦
之觀察劉公觀光文武壯猷赫然為地方請命會
守道黄公文炳行部至公識達天人望氣而知夷

氛之不競也總戎鄧公鍾赤心報國思滅此朝食因相與商畧機宜秣馬厲刄鼓而殲之由冬而春徂夏獲醜獻馘功收全勝者二父老相傳以為百餘年來未有馬蓋自吳受月之糾紅苗掠戎滿屯也而後有水銀山之役自龍朝貴等之攻凱文營也而後有黄栢山之役自賊之挾陳湯銘而負固桶寨也而後有牛角之役計兵則僅三千三百有奇計餉則不動藩帑絲毫乃能深入窟穴冒險芟

雖使渠魁授首羣黨駢戮假息餘魂乞降恐後神人之夙憤快矣大漢之先聲恢矣宜築京觀以示來者適戴子校士茲土事竣登臨至文筆洞徘徊久之曰是可借洞中片石以為燕然之封豈可令孟堅專視千載諸大夫國人皆曰可遂勒之銘曰

望夷氛兮戎甲鳴命超距兮犁其庭發機妙兮陣雲驚士慷慨兮各先登除兇頑兮血灑坰凱歌奏兮振威靈不復反兮嗣南征

思州知府李君墓碑銘

歸有光

嘉靖三十年貴州麻陽苗為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龍許保吳黑等偽為哨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刦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贖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為常君謂天子命吏為賊刦質是孰為之開端者書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勿以我為忌邦憲不應

君乘馬出盤山關至稍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拽之出氣息僅續棄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辰沅鎮筸銅仁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被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隘守兵為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驟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司僉事戴梗諭祭於家賜塋融縣之高沙昌八嶺惟古之治馭蠻夷得刺史太

守勇畧仁恵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令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日使舍所事事軍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委以為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恩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日且被殘苗六七百人耳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為者哉朝廷之恤死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青州諸城人元時有為融州路廵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髙祖子質封奉直大夫恊正庶尹夷陵州知州

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使祖序進士吏科給事中
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蚤卒季父鐸教樂昌君少
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
授潼川學正未上丁内艱服除改夷陵攝荆門州
為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内江公亷自持士大夫乞
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
之曰旱既太甚治邑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
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

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以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為其州守内江民攀留之不得為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姦蠹豪民為之歛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檄給糧芻所過無乏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黄籍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其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更治民號為精練凡斷獄所上監

司以為平弁豪有奪民田者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寇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在郡六月而遇害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刦者後竟以重賄贖還之恭人吳氏子男一人祝女五人祝鄉試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為遠然龍城於今為仕宦之邦至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

絶而君又以死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
僅有之祝有志行痛憤君之殁請銘於余余不可
辭而為銘曰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狂馭不
於機如水滔天失在漏卮兵吏墮武習為謾欺皎
皎李侯亶明其志奮不顧死以絶刲質帝嘉精忠
恩詔優至彼亦何人天子之吏以身為市生寧不
愧彼亦何人邊圉所寄聞守之死曾不睨視自古
為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融山荒絶我

實銘此有石業業其詞則㘘後千百年可配柳子

明

謝安宣慰書　王守仁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中以禦魑魅則其分所宜故雖夙聞使君高誼經旬月不敢見若似簡抗者然省愆内訟痛自刺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廪人餽粟庖人餽肉圉人代薪水之勞自惟罪人何可以

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以金帛副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貽安貴榮書

王守仁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怵息怵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

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幾千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踰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冦盗以撫

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令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禄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叅政已非設官之舊又干進不已是無厎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棒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

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又與貴榮書　王守仁

阿賈阿禮等叛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阿禮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氊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謂使君平日

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茍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厚乃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解洪邊之圍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

之民罔所知識方揚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
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
衆四十八萬深坑絶㟁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
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
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知否使君誠
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
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
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

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坉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有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里有楊保靖州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螿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坉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

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邀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為諸生請王陽明先生講學書　席書

近時董諸士者要不過屬題命意改課文鍛字句以迎主司之意裁新巧以快主司之目上以是取

士下以是挾策師舍是無以為教弟子舍是無以為學居今之時欲變今之習誠難矣豈朝廷取士之初意乎然貴之士安於土俗誘以禄利尚不樂從教以舉業復不能治幸有治者日省月試又不能工而况有大於舉業者乎舍是以教貴誠亦難矣夫舉業者利禄之媒也世之皓首一經凡為禄利而已以書一人推之書少時治舉業要不過為禄利計也然昔者借是而有聞今者脫是而愈暗

是誤天下之豪傑者舉業也然使天下士借是而知所向上者亦舉業也故韓子因文見道宋儒亦曰科舉非累人人自累科舉今之教者能本之聖賢之學以從事於舉業之學亦何相妨執事早以文學進於道理晚以道理發為文章倘無厭棄塵學因進講之間悟以性中之道義於舉業之内進以古人之德業是執事一舉而諸生兩有所益矣

與中朝人士書　　萬鏜

苗賊巢穴如蠟爾雷公等山硐接連湖貴四川周圍千數百里猩猂所居人跡罕至其懸崖鳥道莫可攀躋狹路羊腸不容並足自竹箐叢生彌望無際幽崖曲澗在在皆然鱗次櫛比殆無空隙人非側肩傴背莫能入也賊從內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志我從外視內則暗雖有長技莫施其地利之難如此苗巢所居率皆險僻幽翳修崖茂林即晴日亦將午而後朗甫及未而已暝但遇稍陰即飛

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蓋山嵐瘴濕氣候鬱蒸之所致也其天時之難如此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駕馭苗夷椎魯易於牢籠自正德以來邊方多故土官征調皆僱倩此苗以為前鋒用能克敵稱强及至近年土官搆釁各厚餌此苗以助攻殺因而起釁生亂由是土人與苗互結姻親尋多牽制且其伎倆亦為賊所窺破無復畏憚況湖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

土司可調之兵能出千數者無幾至於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少而難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其沿途擾害尤不可言決難輕調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不怕官府軍多只怕官府糧多葢以軍雖多而山箐深險力未易施糧若多而圍困久長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路梗塞糧運甚難故為此言其狡苗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

有大得志於南夷者誠有以也前此兩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非無滅賊之心然而莫肯以剿賊為己任者蓋亦畏其難耳況遠得於傳聞者恒失其實旁觀於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為邀功生事則以為勞師費財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艱危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

獻巡撫陳克宅書　田汝成

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為姦者皆内儲糇精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讙呼而起非有旁寨渠賊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無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鷇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犬豕

肥牛以資擊剥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楞腹張空拳睅目而前以應貔虎是曰刀鋸之䰟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警之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便扼險面趣髙四塞以困

之謂之得地若我遯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强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蕁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栅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逞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藁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怨而衰彼窮而鋭或晨昏惰卧刁斗失鳴則刦營之虞不

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姦謀益窘必甘辭納欵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鑑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囬之策不可不拒也兹數者雄畧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至於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徼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峦箐磴道廹脅兵不得

橫鉆人不得並躅迺遣一二渺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烈刋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令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

力是為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籍之詎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似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闤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恊人心而伸國法也

國朝

復貴州提督李本深書　甘文焜

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蹶以從

王作撑天柱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此
誠本部院之素志亦為封疆大臣之所以上報
皇上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維我
國家定鼎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坤授
首於水西羅甸欃槍掃除皆静䰟山渠賊反側自
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丕振於萬國河清海晏
福禄永昌念兹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
命貴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閫外兵權是

雲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門之責更無所容

其旁貸者也適時平西王奉

旨准撤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欽差大人往滇羽檄戒嚴虎狼蟠踞揺動人心披猖鼎

沸貴州藩司潘臬司李糧驛道陳已經調赴普安

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王回京搬運家口夫馬持

籌儲糈省會空虛兵民惶惑撫都院曹數日來聞

欽差大人星夜奔馳出滇不知所為塘報杳無揣兹事

勢禍亂已熾本部院厲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鑣

並轡剿滅妖氛幸惟恢弘大畧共披肝胆仰報

皇上浩蕩洪恩提挈兩省兵民出離湯火嗚乎本忠孝

真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部院現馳檄威

寧大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同德

共勤王事鍾鼓式靈犬羊隊會更不必俟冠涉盤

江始商共著祖鞭也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貫

日月當與本部院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為於

爍之
王師板蕩之功勳標作不朽之麟閣身名俱泰青史
流芳即或冠孽猖獗孤臣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
疆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即屍無馬革裹
還斷不稍存攜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亡
與本部院相為一體為今日計願即日與師駐劄
盤江上流以禦其變馳檄各鎮結脣齒以互為聲
援本部院會同撫都院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

固守以待

王師不然者惝怳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依附於前驅進恐成礙退亦多凶未免雉罹於羅狼跋其尾一失脚時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遺馨遺臭千里毫釐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無遺後悔可也

復雲貴總督髙其倬書　元展成

十月十一日大差至捧讀鈞劄謂逆苗裹糧嘯聚

不過十日半月糧盡即散又云大營糧多則守糧乏則移下秉以就食云云某伏查台拱居九股之中而九股一帶村寨星羅棊布人烟輻輳倡亂之人近則數里遠亦不出數十里當茲秋成之後人俱家有餘糧更番出没以相接濟則逆衆之糧蓋未可以計日而盡也明矣急宜用兵開通下秉一路雲集台拱奇正互施摧堅擣鋭不特逆勢易靡便於掃穴兼可以因糧於敵使竄匿者亦失其所

恃也至於丹江之鷄講一帶八寨之擺調方勝一帶清江之鷄擺尾一帶地俱附近台拱苗亦各懷攜貳未雨綢繆之計已久達之左右矣昨查排畧挫衂緣趙鎮約會失期内外舛錯所致令我兵已會集二千餘名不為少矣内外定期夾攻而進諒不致再有阻隔若因大營糧匱遂圖移兵就食此斷斷不可者現今剳營之地已擅形勝壁壘新立土垣粗建既便於守亦易於攻忽爾播遷苗必盤

踞是我先以地利予苗矣而後從而取之竊恐必勝之權仍不在我語云戰勇氣也氣盈則克猶可以守若營移而氣竭矣我竭彼盈勢將不免加以丹江清江等處之苗觀望已久今一旦示之以弱設或四面蜂起不免全局震動收拾愈難且尺寸莫非王土此地既入版圖又安可以輕棄而況自七月至今除官將兵丁外工匠數百人夫役數千人一經動揺苗必知我糧盡四山莽伏望其旗靡

前遮後掩中衝邀擊欲全師以出不亦難哉縱使部曲堅整弁士齊心而匠作夫役不能保其不驚惶竄匿逆苗乘其亂而肆其兇將有不可言者某之所以云斷斷不可者此也已將此意行之軍前文武矣為今之計宜輓糧以濟大營為急務雖備極艱難險阻亦必相機設法但得糧運一通我師分險扼要以商攻取之策庶幾有備無患惟兵非節制將乏謀畧是為可慮爾蠡測所及仰惟鈞鑒

國朝

濟火論

田雯

濟火者漢牂牁帥黒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黧面白齒以青布為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鬬尚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夷擒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更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

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衆内附復龔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畫為武畧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不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靄翠為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

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陲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為
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勳崛起一
隅為蠻王長其亦賓叟青羌之儔乎不可謂不豪
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機達變宣
力効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
罔替非徒以為甌脫而姑羈縻之也天啓壬戌之
叛罪惡貫盈旋即挫衂崇明邦彥同時殲雖王

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行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葢有朱燮元之方畧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反不為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也語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奢香論　田雯

奢香者靄翠妻也翠仕元為行中書左丞明洪武

四年與同知宋欽歸附以翠為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死奢香代立欽死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煜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

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西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煜忠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名煜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令安氏即靄翠後也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為患夫人而知之即馬煜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翦

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僅令置驛以為報者計之非不審也葢以諸蠻之强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馴矣然後為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煜以為生事者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間而遠犇一聞召而即至先機之智應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

功過唐蒙矣然驛置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言之壬戌之役乘奢蔺之釁連霑烏之黨雖潢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建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並用亦何至鋌而走險若是哉此馬煜之所以誅也

白雲山論　田雯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遯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井名跪井汲者必跪乃可得水俗傳以為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米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論曰吾於紅箧一記疑之者舊矣半月之言明祖早知其不終然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為行遯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

延旦夕乎既入滇以依西平何不乘仁宗既殂高煦告變之時而説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每至以淚洗面豈説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舊物耶既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詣京師而又久憩此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亡程濟尚在何至煩飲食於鱗蟲鬼神耶葢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為同寓僧竊去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瑛聞之藩司因繫僧並及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

廷鞠之僧實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白其實迎入西内稱老佛以壽終既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著得兄之歸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未可知矣

李化龍王三善論　　田雯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死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

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
併力一出於劉既受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
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
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征調之兵大
集然後啓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
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隸叅政張文耀監之
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撫冉御
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

遊擊徐世威等隸參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寧入以參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參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遊兵以應之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澄知州岑紹勲等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參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

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由龍泉副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為四牌江内為七牌五司遺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地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並進以抵婁山關為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内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久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素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龍昵則延

入卧内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致令綎大慟願誓死報又以水西為應龍婚婭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詰之以故瀧澄僇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既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既得其所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龍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

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乎越一戰而敗即慉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檼大聲疾呼而後勉强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敝一鼓而潰遂以賊為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和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

則恇懦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絶儲糗六廣之岸轉餉多難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剿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疐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況為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野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為餱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為孤注虞者兵法云圮地勿戰

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況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烏蔺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為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明

牂柯江解　　鄭旻

牂柯江跡始見唐蒙漢武因通道夜郎置郡近羅念菴作廣輿圖謂烏撒七星關水即牂柯江源折流為盤江經泗城州稱右江達泗城會番禺入海圖解有齟齬處然大要卓然得之顧貿之人鮮有能識者則以地荒淪於甌脫而人壅局於觀聽也故作牂柯江解萫山子曰余弭節嵡度盤江云江

廣僅百餘步自貴筑入滇路未有不濟盤江行者沿江上下絶撃汰之跡水勢批巖滃汨土人謂水漲時漂巨木撞舟峭壁箐嵐人跡罕入下流至打罕聨泗城界舟船始通焉𠮟余歴普安斜出霑益境趨烏撒衛校士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堧河之南霑益境也河之北烏撒境也驛抵衛城八十里詢之候吏云河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從此而東盤江乃此水之注也越衛城北二百餘

里有七星關河詢之故老云七星關水源出芒部界濱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水為盤江地第山水峭險猓玀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總前二說固未晰知牂柯江所在而牂柯江為盤江則無可疑者按遷史牂柯江者莊蹻兵滅夜郎椓船處也髙戎本古夜郎國今自瀘戎入滇路未有不由七星可渡行者當唐蒙風諭南越也越人食蒙蜀蒟醬蒙用蹤跡之夜郎臨牂柯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

以彊漢巴蜀之饒固可賂誘夜郎為置吏浮師牂柯江出越之不意制越之奇也武帝由是拜蒙為中郎將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是時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歳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耗於是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稍令犍為自保就至唐時因以播州之珍州為夜郎後人止知珍州之為夜郎不知古

夜郎從高戎直通甌駱地方數千里也蒙初至夜郎夛同問蒙曰漢孰與我大以道不通故各自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今人泥區區之珍州為漢夜郎又窘步旁蹊谷疑指牂柯江其亦昧莊生秋水之見矣然當漢四道伐南越也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乃今盤江灘瀨獰惡虛無人行豈古今時異勢殊邪抑當治道時二歲費劇夷之力師過不無罂筏盤剥之苦至

打罕乃得沛乘舟檝故兵遲至而南越已平邪載考八校田軍時即擊滅曾反殺漢使者且蘭遂平南夷置牂柯則自烏撒透迤而南皆其地舊載雲南廣西府亦牂柯羈縻屬也泗城以北如都匀等處皆牂柯界内矣是時卭笮冉駹君長聞南夷得漢賜過厚皆求置吏比南夷乃使司馬相如往賓之於是闢隘斥南至牂柯為徼則越巂等郡界接芒部也然則牂柯江之源委其亦昭然矣夫山川

經絡化工神運余嘗用是而求之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蛇蟺虬蜒從衡迤南五嶺皆嵂崒東蟠五嶺者漢入南越有五道行西北山峻矗然非無可梯正以夷荒非通道之所耳以此見牂柯膠戾之山巋然為神州之拱辟也荒徼山蹊以地圖察其扼要不過數寸其間相去數百千里生長其地者尚未能習其險易也唐蒙浮舟牂柯之策誠為鑿空初時臣民驚疑蠻夷煽動然勞師殫貨卒置郡

如堵雖來喜功之譏自是華夷一統亦足徵武帝善任成功矣夫唐蒙通南夷之二郡犍為牂柯也相如通西夷之二郡越嶲益州也而沈黎武都等郡不與焉真雄風哉禹列九州梁南肇有益州昭神州又益一州也益州列郡屬矣昆明重建益州郡昭益州又益一郡也其視東晉不競委神州於劉石僑州名以削弱不亦大相逕庭歟嗚乎亦可以觀盛衰之世變也余於是重有感焉

宋

莊蹻考　　馬貴與

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蹻畧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歳秦滅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懐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也後漢書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畧地屬秦陷巫黔

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蔚宗所記近之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王滇後十餘歳而秦亡斯又未知詳也

明

莊蹻牂柯考　郭子章

據司馬遷稱莊蹻范蔚宗漢書云莊豪據馬端臨

說頃襄為是威王為非莊豪為是莊蹻為非然馬氏又云豪即蹻也考范書與註無豪即蹻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南通志又曰豪蹻裔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跖蹻廉兮李奇註曰跖秦之大盜蹻楚之大盜此以蹻為盜之始也考遷固蔚宗並無此說顏師古註云蹻音居畧反使蹻為盜何不一引証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跖柳下惠弟魯人甚明奇以為秦人其疎可知又惡知不以跖故

連及蹻耶正德間雲南欲祠蹻以此故不果尚書王元美云楚有兩蹻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滇自王者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滇之蹻為非盜矣予謂遷固既訛項襄為威王又惡知不訛豪為蹻故作滇黔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牂柯二字史記作牂牁班范二史作牂柯異物志曰牂柯繫船杙也韻書曰杙柯郡名通作牂又作牂杙通作柯近有作牫牱者直音曰牫音作

牛肉重千觔牁音哥郡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

牂柯為正

國朝

牂柯江考　　田雯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為牂柯牂柯者繫船杙也華

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

椓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牂柯

處乃名其地為牂柯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

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為在定番城南源出濛潭流入破蠶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郡有牂柯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柯大姓自牂柯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即今之遵義夜郎即今之桐梓

則牂柯江即今之烏江自遵義湄甕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柯城舊址漢牂柯守陳立據思邛古夜郎王將兵破之牂柯舊城既在思南則牂柯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椓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葢印江與湄甕接壤而湄甕則且蘭舊地椓船於岸或即此也若定番則去且蘭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椓船而步戰而牂柯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道紆廻兩粤然後入關以致貢

哉然則史記之言出溯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既不詳於本文又不明於道里是以有此誤也

紫池考　田雯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為廣鬱唐為貴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門下流一自縣上流其下流名曰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以貴之名

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為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為一入横州曰鬱江即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即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柯江也一而已矣紫泉雖出粤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為紫泉其亦可也毋亦志粤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令黔獨稱牂柯間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

貴陽僅隅烏江一綫而平播之後割其半以隷黔令之黄平湄甕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粤則稱牂牁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爾

黔中水道考　晏斯盛

自牂牁畧地椓船且蘭而牂柯江始出然循江循沅前後漢書異指江沅番禺莊蹻唐蒙殊歸椉欽

鄨元西南未覈山溪分合畧而不詳予既著牂柯
江論復據遊覽所經考證圖志記其水道存隅識
焉黔處萬山中形勢紆廻分著微渺所為茹納羣
流吞吐谿壑達江赴海緯衆水而經之者曰烏江
曰盤江曰濛江曰銅仁江曰鎮陽江曰清江曰都
江烏江即夜郎水出修文縣西北之陸廣河其上
自威寧州之八仙海闕汎露州各溪澗流出
過畢節縣西南七星山下為七星水有關曰七星

關溯威寧道滇南者多濟此元馮福可詩曰黙蒼何蒼蒼環以西洱河百年雨露恩詎敢煩天戈轅門振鳥撒衣帶踰牂牁巨險久已平故關尚陂陀云胡七星名亦復重不磨此以知其徼塞矣今有橋曰七星橋明嘉靖間道人黄一中建橋西南有黒章水注之或曰即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破蛇節宋隆濟於墨特川倘此地耶又東流至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

間破地吼出南流來注之又東過府治南東流右得以則河又東左得烏西河又東為六歸河又東右有箴殺河合武著墮極織金等河水自平遠州界黒跨牛埸汛東流來注之又東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東南流來注之又東至黔西州東南為鴨池河有渡曰鴨池渡兩岸如劈崇崖如雪黔西大定要津又東至修文縣西北是為陸廣河距修文五十里舊為水西驛道有渡曰陸廣渡明王文

成公曉發詩有曰白鳥去邊廻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謂斯處也有水自安平縣東南界東北流為落陽河又東北至清鎮縣城西為滴澄河又北與安順府東南之九溪河北界之三岔河谷龍河下流合而東北流來注之又有三潮水自修文縣北流來注之又東左合白花箐水又東左合沙溪水有渡曰黄沙渡又東有羅傅大河自永寧縣東南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之又東過修文縣養龍司

北是為烏江唐李學士白流夜郎有烏江留别宗十六璟詩所謂白帝曉猿斷黄牛過客遲遥瞻明月峽西去亦相思者蓋其地云今有渡曰烏江渡關曰烏江關黔蜀要津又東得刀靶水又東得養馬水又東至開州東北遵義府綏陽縣西南有渡曰茶山渡有水自桐梓縣西南正安州西至石子坡南過遵義府西南入湘水右合綏陽縣北之源溪水朗水傘水厚水南流來注之又有三江水自

湄潭縣北合窄溪渡上關花水溪湄溪大洞溪馬渡溪角路溪大溪諸水從廢容山司至望浦合流北來注之又南有渡曰落汪渡右合渡口水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來注之南明河出貴陽府廣順州東北阿沙壩龍潭合濟番河會一宿河尤愛溪上馬橋河四方河過中曹司至府城西南左受黔靈山諸泉水及擇溪貫城河水東過府城南右得富水又東南得龍洞河

黃泥哨牛渡河諸水東由廂子口喇平司迤北至巴香合平伐三岔河八字河所滙貴定縣城西之甕城河再過平越府西界之清水河一曰皮隴江者東北經開州東南由天星橋八弔口棉花渡而東北會於巖門巖門在開州東甕安餘慶二縣西北有渡曰巖門渡為黔楚蜀通津波流湍激合沓淜湃固泉壑之關竅亦一川之樞要矣又東至龍泉縣西南有渡曰葛閃渡又東南有甕水鬲坪水

袁家渡水白崖河水滙為江界河合餘慶縣之白泥司水佛山河水北流來注之又東至桶口有水自餘慶縣東南界北流為灕溪合石阡府之龍底河凱科江洋溪深溪樂回溪等水東北流注之又東為三江口思石平遵通津也江楚商旅由銅江陸行者多自此濟蜀賈鹽艘溯思南而上者亦多泊此其西有得勝關又東北流有水自龍泉縣東南流來注之又東流過思南府城南是為德江有

渡曰德江渡又東有白鷺洲浮沙清淺宕漾江心
遊觀者泥馬又東得鸚鵡溪水其西有石門焉唐
史載牂柯境內有石門山此其是耶又有思邛水
從印江縣西北之朗溪流來注之又東過婺川縣
東左有豐樂河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
倒羊溪水東流注之又東過婺川縣東北界而達
涪州為涪水通於蜀入於江唐史稱城樂縣西一
百五十里有涪陵水方輿勝覽稱思州有巴江水

者是也盤江廣輿圖以為牂柯江水水出滇南小金沙江至威寧府界東南流為可渡河有橋曰可渡橋山曰分水嶺威寧舊烏撒衛也明鄭旻曰予弭節西南抵烏撒普德歸驛驛門對可渡河堧詢水所從候吏稱水在西百里注壑而出流為盤江又曰越衛城北二百餘里有七星關河源芒部界濱城海子通水西境會可渡為盤江第山水峭險猓猓叢居以是人無因而至據今七星關水為分

水嶺所界東出烏江不注可渡又小金沙江一名
北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麗江府之塔城關入
中國經鶴慶姚安武定東川諸府至四川之叙州
府與岷江合入於東海與盤江之從粤以入於南
海者源流逈異則鄭氏後說與廣輿圖所載俱舛
矣可渡河又東南流迤西至木東汎有花魚洞水
西來注之又南至龍場汎有水自曲靖府界流來
注之又南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

東流來注之又東至永寧州西安南縣東是為盤江有橋曰盤江橋為入滇孔道兩山夾行水勢湍駛不利操舟亦難架石明叅政朱家民冶鐵為絙懸兩崖間覆以板東西各建樓堞行者賴之尋為賊毀

國朝經畧洪承疇統大兵定滇濟此復完至今歲用修繕不廢盤江又南至普安州東又南至九盤山迤東至花江汛南有白水河得永寧州北之關嶺

壩陵橋水南流至鎮寧州西而南合菜子河水至寧谷司又南合永豐州西北之打罕河南來注之又有拖長江自普安州沙泥崖東南流來注之又有卜者河軟橋河板橋河東南流注之又南籠府有都城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汎西合馬畢河南流合魯溝河過普市合大坡哨水東過府南界而東流注之盤江水又南至永豐州西南而東南過泗城府入於粵達於海濛江出定番

州之濛潭俗亦稱牂柯江水水東南流有玉帶河從州北二里來注之又東有洗馬河從盧番司東南流注之又東南有環帶江合金石司之廻龍江羅番司之羅番河流注之又東南有雙峽水自小龍司東南流折而西注之又東南流有繞翠江從卧龍司南流注之又東南有小溪水自洪番司南來注之又奔龍江自大龍司合大龍河東流注之又東南有底方河自方番司南合小番河雲溪水

並注之又東南有冷水河從小程番司南合連江水東流注之又東南有腰帶河水自盧山司南合擺游河東流注之遂東過泗城州而歸於粵銅仁江又曰大江出酉陽司界過提溪司西有提溪出灩泥山引流東南注之又東至省溪司南有孛羅江自司北二里江頭山流來注之又東有江曰小江自烏羅司北梵淨山發源有九十九溪最大者為甕濟洞梵淨山又名曰鏡山羣巒聳峙中湧一

峯周圍僅數丈突兀陡絶髙將千仞中如斧劃劃處隅五六尺許名金刀峽峽有飛橋左右各立梵宇傍有石曰説法臺陟者攀鐵絙上下如蹈空行寺在極頂風峭不可瓦治以鐵遊從之客千里風烟一覽而盡山下各溪環繞合甕濟水南流為小江而入大江是為江口有渡曰雙江渡為黔楚蜀通津又東有木耳溪水自平難寨東南流注之又東至銅崖崖當江流壁立千仞在府治西南其巔

有跨鰲亭明正德間叅議蔡潮建又東過府城南迤東城內有山曰東山突兀崎峭俯瞰江流濤聲撼之響振林木絶壁間有雲彩江聲四大字書法古遒佚其名山巔舊有大觀樓尋廢復起雙峯閣於上順治十八年太守梁懋宸建又東過石笏山南又東有烏羅溪水自烏羅司東合羊溪水南流為也溪東南來注之又東至辰溪縣入沅水而達於楚江鎮陽江即㵲水古五溪之一源出偏橋右

司太陽河又曰杉木江東南流至新施秉縣東北右合小江新施秉者舊偏橋衛也明張一鶚詩曰有水可乘筏其如難渡何不辭車馬僨還怯虎狼過楚水偏橋盡黔山平越多城陰最慘淡一路少田禾此已事矣今驛路平曠田疇衍沃不殊内地也城東有橋為黔楚孔道又東流至縣東南界有舊黃平州北門河與州治東冷水溪合而東流過新施秉縣南又東東南合太陽河為大江而注於諸

葛洞一名蘷蓬洞洞五重皆飛崖絶壁髙濶數十丈有鷺鷥灘有芙蓉崖水行石科中盤渦傾仄激宕淺阻不通舟明萬歷間廵撫郭子章鑿之未就罷

國朝順治十三年總督趙廷臣廵撫卞三元以黔餞乏餉令新鎮道徐弘業副將王可就開通而漕楚米萬石直溯黄平城下尋停運仍淤江水從中出東南流得白水又東得牙溪水其西有小由溪湧

溪水注之又東過文德關東南右合松溪水又東
左得西峽山水又東至鎮遠府城西南是為鎮陽
江滇黔宦遊江楚賈客舟多泊此彭始奮詩稱烟
消山漸出江狹水難平共指武陵近乘流堪夜行
者此固溪壑之實況矣又東左得石屏山水右得
吉祥山水又東有橋曰祝聖橋江楚黔滇孔道又
東得鐵溪水有浮石灘又東得宛溪水又東得秋
溪水又東得松溪水舊為清浪水馬驛今為縣又

東迤北有星石江水自思州府東北開天鋪東南流來又有甕坑灣水自思州府西都平司南而東流過府城南又東與星石江合流為施灣而東流來注之又東至沅州而入沅水以達於長江清江古曰劍河又曰長河舊陷苗境舟楫不通雍正七年總督鄂公爾泰巡撫張公廣泗奏

旨清釐夷人歸誠

題請開濬自都勻府至湖廣黔陽縣總一千二十餘

里遶行無阻江有二源並發都匀府山澗中繞城西南過都匀副司界左倚楊安汛右裹琵琶木老牛角高基諸塘迤東至東嶽廟前又東過八寨協營前協有城雍正九年新建前面太平汛雞貫螃蠏甲些代犁後員楊排大肚小肚左迤烏哇楊烏巴告鉄陀者良右夾楊堯斗魁龍井寨硐延屬亦一聚矣自此而北左得舊豐寧司水迤東過麻哈州東南又東至清平縣界受平越府三江口水三

江口者麻合江馬場江羊場江也麻哈江一曰兩
岔江又曰箐水一發州西樂平溪一發州東香罏
山東北流合勇勝溪凱還溪舟溪江山河北流至
平越府東南馬場江發府治西北從金橋東南流
而注麻哈江羊場江發府治東北二十里南流亦
注於麻哈江是為三江口其左有橋曰葛鏡橋距
府城五里為滇黔孔道三江口水東流過楊老驛
南又東至清平縣南界而注於清水江江水東至

黄平州西重安驛南有重安江合髙溪水自黄平州西而南流注之又東南過巖門司南又東過甕壩汛南凱里汛北而東過舊偏橋衛東南至於丹江營北有九股河發源九排大山自雞漈台拱東北流又有丹江河自凱里流來過楊條與九股河合為小江從西南流來注之小江兩岸容山司屬又東至下秉汛南稿貢汛北經交架董隴八稿八亮柳受而東至清江鎮北鎮城雍正九年新造鎮

左為董兠南脚右為南埃階東後接公鵝堡汛前夾柳利柳羅董敖寨硐連屬實一江之控制矣清江自此又東至下革東有水自上旁洞談捷交莪烏順南琴西南來又有水自古州界之穿磨柳受下歹旦西南來又有水自白羅穿統南來會流為烏沙河東北流注之由此迤南包白堵伐迷發號趱頼培兠柳戸俾刀培牛而東至柳濟汛南流沿排敖柳再趱甲柳傍柳受排交南孟黄寨而東至

天柱縣界之茅坪右合亮江小滴水東至沅埕塘塘崖絶壁有字摩挲可視明永樂十二年總兵梁福等進討諸苗還所記也又東南過沅口至黔陽縣南入沅水而達於楚江古州江亦曰都江舊陷苗境雍正七年總督鄂巡撫張奉

命清釐夷人歸誠黔粵舟行無阻其土源有邦水河出都匀府東南合三道河流入獨山州至爛土汛右合馬場水左合爛土司西南溪水東流為都江其

汛左有城門坡右有水巖塘西有獨山司東有巴開打鋤等寨明弘治五年副都御史鄧廷瓚鎮遠侯顧溥討爛土蠻酋斯處也又東歷三脚坒小打孟南歷拉攬打罍柳疊三汛經來牛寨而至來牛營營臨江北岸自營而下有風柳溝小溪北來注之流沿楊翁楊邦牛羊塲隴寨平宇平裡賞耙俾背八匡而至高舊營南其北有小溪注之營臨江北岸歷高㺯高表而東過定旦汛汛在南岸沿寨

北孟冬滚董妙有八圭革赧至俾開汎歷黨畧俾開滚左而至都江汎經寨沈孟潘蜡子而東至古州城西有溶江水自清江台拱界南瓦山流出行數十里經冷衣下合崩坡塘水經八架會於孖有過平昂穩科至古州城西北有車江水自清江髙亮山流出經官州朗洞寨萬寨側又有水自黎平府屬之上洞流出經育洞巴王會於山州過於列樂鄉月寨口寨田寨麥寨頭藏紵寨合於溶江下

至古州城繞州城東南與都江會州城舊為諸葛營枕山面水土田平衍饒澤黔中一沃壤也宋咸平元年古州刺史向通展入貢明洪武五年江陰侯吴良三十年楚王湘王都督楊文皆用兵於此雖稱平定亦屬羈縻今雍正七年總督鄂公巡撫張公宣暢

朝廷德威悉歸誠樂附因以其地建城城北接黎平府界有八匡冲登風坳利硐髙硐東暨寨麻左襟溶

江右帶都江左為高文高武高同高寨八鐸俾隴佳兩佳化謝能黨剛九溪龍早雞底雞弄右為喇候烏恩擺因怎冷領講養赫歸奴滚縱蜡岑人烟綿絡阡陌綺連幾既庶矣自此而東南經獨石蜡亮流至八及寨南有水自苗古九得來注之沿傅洞亭洞平雜犽温上下蘇洞平江寨至下江營又有小溪曰犽女江自東郎官雄流出由犽温南來注之而東南經蜡鵝扒沙郎洞巨洞至丙妹汎北

有洽裹及黎平屬之溶洞古州之八孖永從之平舍丙妹等寨郎洞下有小溪曰孖覽江自寨正寨平流出北行又入孖之上有曹平江自黎平府之曹滴司流出南行並流注之又東南過懷遠縣界過相思石碑二寨經車寨梅寨沈口南下而入於粵達於海總諸水經流七達長江者四歸粵海者三舊五新闕二

貴州考　　靖道謨

舊志大事記載宋宣和元年以田祐恭加貴州防禦使下註云貴州之名始此其說非也貴州之名見於唐本為南定州鬱林郡武德四年改為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天寶元年更郡名為懷澤領縣四鬱林懷澤潮水義山宋州郡俱因之領縣一鬱林元初州縣仍宋舊大德九年省縣入州明改州為縣屬廣西潯州府則唐宋時貴州當為今廣西潯州府之貴縣但元史貴州小註云貴州地接

八番與播州相去二百餘里乃湖廣四川雲南㑋
衿之地大德六年雲南行省右丞劉深征八百媳
婦至貴州科夫宋隆濟等糾合諸蠻為亂水東水
西羅鬼諸蠻皆畔據此又似今之貴州然潯州在
柳州慶遠南與黔省疆域隔絶考元史順元路安
撫司所轄溪洞長官司有貴州等處此註應在其
下或誤註於廣西肅政廉訪司所轄之貴州耳廣
西之貴州名始於唐黔省之貴州名始於元俱不

得云始自宋也又舊志思南府建置云大觀元年田祐恭内附始建思州考宋地理志夔州路思州政和八年建然政和止有七年其明年為重和元年八字疑誤而政和後大觀十餘年則云大觀建者亦非矣舊志蓋據思南府志中宋朝請郎于觀所作田祐恭墓志之説考宋史蠻夷傳自辰州達於長沙邵陽各溪洞有州曰奬曰錦曰懿曰晃田氏居之田氏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皆受

朝命錦今之銅仁奬今之鎮遠思州處其間則受朝命諸田必有一是其先世而墓志不之及且其文詞鄙俚不似宋代人手筆而祐恭為貴州防禦使之説尤為可疑考元史地理志思州安撫司所轄鎮遠府古州八萬洞思印江等處石阡等處銅仁大小江等處皆今黔省東境其西南則播州安撫司所轄黄平府珍州思寧烏江等處又西則新添安撫司今之貴定諸處又西為順元路之貴州

等處貴州與思州相去甚遠不必遥借其名且順元路之貴州特溪洞之稱即使宋時已有之亦不足為防禦使之號今貴州省治元為順元路宣慰司明初始為貴州宣慰司元之宣慰掌軍民之務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為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品秩甚尊元以順元名宣慰不以貴州名宣慰亦以貴州不足當宣慰之號也明之宣慰其官甚輕不過為土官世襲

之職洪武初授靄翠為貴州宣慰司省城實其分
地後於其地設衛設都指揮使司設布政使司遂
以名其衛與其司而貴州之名始著竊意祐恭墓
誌必明代人所作田氏子孫假於宋氏以誇大其
祖宗爾總之黔省開設纔數百年文獻缺徵得一
殘編斷簡即為收之然纂輯志乘傳諸久遠當以
歷朝正史為權衡然正史紀載寥寥他書有相發
明者可存也相牴牾者可畧也故黔省貴州之名

當自元時順元路之貴州等處始

黔中考　　靖道謨

黔中之名始於秦唐宋皆以為郡然其地今湖南四川皆有之不知何以獨屬貴州也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所取楚巫黔中之地為黔中郡漢高帝四年改為武陵郡是自秦以前今湖南之常辰寶靖諸府州皆黔中也自漢以後今貴州之思石銅黎諸府皆武陵也黔中之名貴州不得而專有

也自高帝改黔中郡後凡兩漢州縣無有以黔名者晉太康志武陵郡所領始有黚陽縣然其字從黚不從黔義同而形異宋齊皆因之黔安郡之名始見自隋志註云後周置黔州不帶郡益自周以前志獨有郡而無州唐天寶中改黔安為黔中領縣六郡治彭水郡復秦之舊名地已不仍秦之舊地矣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寧都濡入於彭水是唐宋黔中郡乃今重慶府

之彭水諸縣豈能及貴州哉惟唐設黔中採訪使凡在今貴州境内之思播珍費諸州皆隷焉以是稱貴州為黔中可也若即以唐宋之黔中為貴州不可也

夜郎考　　　　靖道謨

且蘭夜郎皆南夷名史記云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且蘭非夜郎匹也楚莊豪循沅水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遂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

處乃改其名為牂柯豪旣留王滇夜郎且蘭仍自立為國漢武平南夷置牂柯郡領縣十七後漢領縣十六皆首叙且蘭而夜郎反為屬縣晉永嘉二年分牂柯立夜郎郡領夜郎四縣於是夜郎始列於郡劉宋蕭齊皆因之隋地理志有牂柯郡復有牂柯縣而夜郎之郡縣皆無梁陳周書俱不志地理遂不知廢自何時也唐以隋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而縣有三夜郎之名武德四年析夷州之

寧夷縣置夜郎貞觀元年州廢縣亦廢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置舞州天寶元年更縣名為峩山龍標之夜郎當在今黎平鎮遠之間夷州之夜郎當在今石阡思南之間珍州之夜郎則今遵義之正安州桐梓縣矣巫州夷州之夜郎或廢或更名珍州之夜郎置之最後而自唐迄宋名未嘗改於是人止知播州之為夜郎

而亦不復知夜郎之大矣漢書云唐蒙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又云夜郎東接交趾自西徂東奚啻千里亦無怪當年夜郎之自大也

貴州通志卷三十七